

2016 年英國出版與閱讀之旅

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暨文字工作者 | 蔡明燁

去年對英國出版界和愛書人來說，是熱鬧滾滾的一年：從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的「閱讀去！（Get Reading）」系列廣播、電視節目，到威廉·莎士比亞（William Shakespeare）逝世 400 週年、羅德·道爾（Roald Dahl）100 週年誕辰紀念等文學里程碑，再到全年總數已多達 350 個以上的文學節活動，再加上去年復一年互爭雄長的三大文學獎——柯斯達好書獎（Costa Book Awards）、貝里斯女性小說獎（Baileys Women's Prize for Fiction）、以及曼布克獎（The Man Booker Prize）——的高潮迭起，一年下來值得回顧、推介的書籍、作家與各式各樣的書市話題，簡直稱得上琳瑯滿目。

不過，有關「閱讀去！」、莎翁 400 週年、道爾 100 週年、文學節爭議、乃至形形色色的文學大獎作品等等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其實都已陸續刊登過精彩的文章，毋須在此贅述，更何況閱讀的樂趣往往來自主觀的選擇：記者兼作家安迪·米勒（Andy Miller）在 2014 年寫出了《一年閱讀歷險記：50 本好書如何拯救我的生活》（*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: How Fifty Great Books Saved My Life*），他發現自己雖然熱愛工作與家庭，但在越來越忙碌的現代生活中，原來已經很久未曾好好讀過書了！因此他決心花一年的時間彌補自己，每天都抽出時間至少閱讀 50 頁的書籍，幽默而忠實地記錄他在這一年當中看了那些書，為什麼選擇這本書，看書當下的生活瑣事與時空背景，以及他個人的閱讀心得，避免高調的文學評論及分析，竟使本書成為出人意表的暢銷作品！

因此我也決定採取類似安迪·米勒的手法，藉由個人的閱讀之旅來回顧 2016 年的英國出版概況，以及透過閱讀和時事發展、日常生活間的互動所帶來的一些省思。

* 春：《當呼吸變成空氣》與《感恩》

不知道為什麼，2016 年傳出的噩耗似乎比往年都多：邁進新的年度開春不久，人類學者西敏斯（Sidney Wilfred Mintz）、普立茲小說獎得主哈波·李（Harper Lee）、歷史學教授孔飛力（Philip A. Kuhn）、義大利小說家兼文學評論家艾柯（Umberto Eco）、以及曾任英國白朗蒂協會（The Bronte Society）董事長的歷史學家伯瑞格斯（Asa Briggs）相繼辭世；國際影視圈方面則有流行樂手大衛·鮑伊（David Bowie）、實力派演員艾倫·瑞克曼（Alan Rickman）、女喜劇演員維多利亞·伍德（Victoria Wood）、藝名為王子（Prince）的知名歌手……等撒手人寰。

就在這一片愕然與感傷的氛圍下，兩本與死亡相關的新書於此間脫穎而出，其一是美國外科醫師保羅·卡拉尼提（Paul Kalanithi）的自傳《當呼吸化為空氣》（*When Breath Becomes*

Air)，其二是英國女作家珍妮·迪斯基 (Jenny Diski) 的回憶錄兼癌症日記《感恩》 (*In Gratitude*) 一兩人都是在死亡的陰影下寫作，但兩本書卻也都讓讀者從中獲得生存的勇氣而備受歡迎。

卡拉尼提被突然診斷出癌症時，年僅 36 歲，差一年即將完成長達 10 年的腦神經外科醫生訓練，正與愛妻露西 (Lucy) 在甜蜜規劃著未來的家庭生活，孰料竟被查出罹患肺癌第四期！

他在轉攻腦神經外科之前，原在史丹福大學就讀文學，對生理、靈性、生命語言 (如熱情、飢渴與愛)、以及神經元語言間的互動萬般好奇，雖然他的文學研究深獲英語系師生的肯定，但最讓他魂縈夢繫的，卻一直是生物學、道德、文學和哲學間如何交會錯綜的大哉問，於是他選擇就讀醫學，確實去了解人體，並專攻腦神經外科，而在被迫撰寫可能是生命中最後一部作品時，更以詩意而深刻的文字，誠懇揭示了自己的心路歷程：前一天他還是在治療病患的醫生，但隔一天卻已成了努力想存活的病患。站在死亡的面前，是什麼讓人覺得值得一活？當未來不再是漫長的生命旅途，而是走向終點的短暫階梯時，你會怎麼做？當你最後的呼吸也幻化成了空氣之後，你究竟留下了什麼？既然所有的生物體終將滅亡，該怎麼活，才算是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呢？

卡拉尼提在 2015 年三月過世，《當呼吸化為空氣》尚未出版，因此露西後來在書尾加了一段結語，指出卡拉尼提在生命消逝之前，看到了新生命的誕生，逝去時，他們的兒子剛滿八個月大。本書在 2016 年初問世時，感動了無數讀者，但同時也激勵了我們更積極去擁抱人世與生活。

至於迪斯基的《感恩》，則是她在人生最後階段對自己青少年經驗的反芻，心態與筆法都和《當呼吸化為空氣》迥異。

迪斯基來自所謂的問題家庭，有不幸的童年和少女時代，曾被退學、強暴、住過精神療養院……，但因曾和女作家多麗斯·萊辛 (Doris Lessing) 的兒子彼得 (Peter) 當過同班同學，當彼得去上寄宿學校時，萊辛敞開了家門，邀請年方 15 歲的迪斯基來與她同住，結果一住就住了四年。

萊辛從未正式收養迪斯基，她也明白告訴迪斯基，她不需要迪斯基的感激，但她希望將來有一天，或許迪斯基也會做出讓他人受益的事 (後來迪斯基真的為有問題背景的兒童辦了一間學校)。

不過，如果我們以為迪斯基在萊辛家裏度過了安穩的四年，獲得一些母愛的慰藉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！迪斯基是具有強烈不安全感、憤怒、叛逆的女孩，萊辛也同樣具有尖銳、矛盾、難以預測的個性，她們之間的關係充滿緊張，又似乎能夠互相刺激。年輕的迪斯基很渴望成為作家，而當時已經享譽文壇的萊辛，家裡正是許多文人聚會、高談闊論的場所，而在另一方面，我們也發現萊辛出版的小說裡，很多角色都有迪斯基的影子。

本書做了許多坦白而困難的討論，包括萊辛收留迪斯基的動機何在，以及受惠者終其一生感／不感恩的心理包袱，但本書之能吸引讀者的最主要原因，則是迪斯基弔詭的幽默感，使人感覺到即使是包括死亡在內的沉重議題，換個立場，其實也都有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。

迪斯基於 2016 年四月過世。

* 夏：《素食者》

進入夏天之前，英國已在六月底舉行了脫歐公投，對 48% 的留歐選民來說（包括我在內），開票結果簡直像地動山搖，雖然報章雜誌上，每天都充斥著各種後續相關的政治評論、社會分析、政策建言，資訊多到爆炸，一時間反而令人感到難以消化！

整個暑假裡，因應新的國際與歐盟情勢，許多已出版過的老書紛紛被再度推上檯面，例如很多人深感歐洲與英美的反建制浪潮，跟 1930 年代納粹崛起的政經及社會心理氛圍有諸多雷同之處，因此約瑟夫·羅斯（Joseph Roth）1938 年出版的小說《帝陵》（*The Emperor's Tomb*），重新受到很多探討。羅斯是奧地利人，這本書主要在講奧匈帝國沉淪的過程，而其社會背景及政治後果便是納粹主義在維也納的抬頭。

此外在公投前後，無論是傾向脫歐或留歐的英國政治舞臺上，全國健保制度（NHS）都不斷受到炒作，造成湯姆斯-西蒙德（Nicklaus Thomas-Symonds）在 2014 年為亞奈溫·貝文（Nye Bevan）所寫的傳記《亞奈溫·貝文的政治生活》（*Nye: The Political Life of Aneurin Bevan*），忽然在 2016 年多印了好幾刷。

亞奈溫·貝文是威爾斯工黨政治家，二次世界大戰後於 1945-1951 年間擔任英國健康部長，是 NHS 的創始人，而他的傳記之所以會在此刻引起迴響，很可能便是因為讀者期許鑑往知來，亟欲在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的紛擾中，回頭去理解 NHS 草創的理念與過程的艱難。

然而此時的我，卻寧可暫時迴避政治，於是當下最吸引我注意力的，反倒是韓國小說家韓江的小說《素食者》（*The Vegetarian*）。本書獲頒 2016 年曼布克國際文學獎（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），值得一提之處至少有三點：

第一，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於 2005 年創辦，每兩年頒獎給一位國際知名的大作家，例如 2005 年得主為阿爾巴尼亞的卡德烈（Ismail Kadare），2007 年是奈及利亞的阿契北（Chinua Achebe），2009 年是加拿大作家曼絡（Alice Munro），2011 年為美國小說家羅斯（Philip Roth），2013 年又是美國作家戴維斯（Lydia Davis），2015 年則為匈牙利作家克拉斯納霍凱（László Krasznahorkai）。2016 年乃是頭一回頒獎給作品，而非作家。

第二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，源自於行之有年的「獨立報外國小說獎」（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, 1990-2015），隨著報紙的關門而終結，但翻譯小說近年來在英國越來越受重視，市場也逐漸打開，而曼布克國際文學獎自成立以來，頒獎時便都會應要求，同時頒獎

給為得獎作家把作品翻成英文的翻譯家，因此兩個主辦單位一拍即合，便在 2015 年宣布，將「獨立報外國小說獎」的獎金移轉到曼布克國際文學獎名下，同時曼布克國際文學獎也從 2016 年起，改成每年徵選翻譯小說的形式，每年三月公布一張包含 12-13 本書的初選名單，四月公布入圍決選的六部作品，五月宣布最後得主，由原小說家和英文翻譯者共同受獎。

《素食者》的得獎備受國際矚目，成為我的暑期讀物，全書由三個章節構成，每章以不同的視角來刻畫行為日趨極端的女主角英惠，如何從一個生活平凡的家庭主婦，突然變成不能吃葷，完全無法忍受肉的味道，斷然成為素食者。她日夜做著充滿殺戮和鮮血的噩夢，舉止越來越失控，不僅婚姻陷入危機，也強烈渴望變成一棵樹。英惠在斷絕食物的過程中，提出了各種關於暴力、美、欲望、罪和救贖的疑問。

論者嘗謂作者行文如詩，以強烈的意象勾勒、探究人類內心壓抑的瘋狂與傷痕。不過我覺得看完本書之後，迷惑者可能將更迷惑，悲觀者也可能會更悲觀，讀者需有接受黑暗衝擊的心理準備。

* 秋：《好移民》

繼英國的脫歐公投之後，入秋之際美國總統大選的腳步也越來越近，想要繼續避免政治，很難，想不去關心，更難！畢竟政治是眾人之事，而隨著希拉蕊（Hilary Clinton）和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的選戰打得你死我活，移民的議題也不斷挑動大西洋兩岸的人心，因為英國的脫歐陣營和川普都是以移民問題煽風點火，獲得民調的大幅支持。

從兩個性質不同的選戰爭辯中，反映出來的是英、美兩個社會醞釀已久的裂痕正不斷加深，而無論是極左或極右派的民粹思潮，儘管政治立場迥異，其實出發點都來自對全球化的疑忌，以及擁有更多國家性自主權以便尋求對策的渴望。兩種聲音由來已久，近年來之所以忽然甚囂塵上，打動大批選民，關鍵點在於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。

分析家指出，經濟崩盤後的第一個十年內，通常會出現極端性的政治與社會反應，尤其 2008 年之後，歐美國家多實施經濟緊縮政策，雖然整體指標或稍有起色，但廣大的勞工階層與中產階級，至今仍難恢復到金融海嘯之前的生活水平，於是對現狀的長期不滿，開始導致對主流機制的存疑，進而走向極端以謀求新的解決之道。

極左派如希拉蕊的黨內對手桑德斯（Bernie Sanders）、英國工黨黨魁寇爾賓（Jeremy Corbyn）、蘇格蘭民族黨黨魁斯特金（Nicola Sturgeon）等，堅持社會主義的理念，講求公平分配與社會正義，因此他們和追求資本主義極右派最大的歧異點，在於對移民的態度：極左派將移民視為多元社會的一份子；極右派則將移民視為本土社會的麻煩製造者。

美國的川普和英國脫歐陣營的主將法拉吉（Nigel Farage），都是極右派的代表人物，他們的魅力在於能夠明白說出選民的痛苦點，例如失業、低薪、缺乏住房和教育、醫療資源等，但他們將一切困境簡化，歸咎於移民身上，彷彿美國只要能築起高牆防杜墨西哥人偷渡，並驅逐

所有的異教徒，就能成為清淨樂土，或者英國只要能向歐盟說「不」，各種境內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，卻是不合邏輯的空頭支票。

極右派搭建「真議題、假辦法」的政治舞臺，最大的隱憂在於挑動多元社會潛藏已久的矛盾，因為從反移民延伸出來的，往往是各種對「他者」的敵視，如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、宗教歧視等，而當政治人物開始以排外的口號吸引人氣時，無形中便賦予了這些負面情緒和過激行徑對外宣洩的正當性，問題是英國脫歐陣營和美國的川普都以反移民的訴求獲勝了，因此未來幾年內，移民問題無疑將是政策的焦點。

在這樣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，難怪 2016 年九月出版的《好移民》（*The Good Immigrant*）炙手可熱，本書由柯斯達好書獎入圍作家舒卡拉（Nikesh Shukla）編輯，收錄了 21 位黑人作家、亞裔作家、少數族群作家的論文與短篇故事，其中有的憤怒，有的詼諧，有的感人至深，與讀者分享今日英國的移民百態，挑戰主流思維對移民的誤解，企圖喚醒短短四年之前，2012 年倫敦奧運期間那種族群大融合的美好情境。

* 冬：《艾賽克斯之蛇》

年終歲末，莎菈·派瑞（Sarah Perry）的小說《艾賽克斯之蛇》（*The Essex Serpent*）被選為連鎖書店水中石（Waterstones）的年度好書，並進入 2016 年柯斯達小說獎的決選名單。我和外子格雷都曾是水中石讀書會的會員，雖然已經很久不曾參與，但臨時興起，便決定將《艾賽克斯之蛇》當成指定作品一讀。

本書設於 1890 年代的英國，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階級對科學充滿好奇，新寡的女主人翁可菈（Cora Seagrave）和患有自閉症的兒子決定搬離倫敦，到艾賽克斯鄉間去居住，發現當地有一個關於「艾賽克斯之蛇」的古老傳說，而且居民言之鑿鑿，表示這條曾在 1669 年危害村民的怪獸，再度開始在河口出沒害人，大家既驚又疑：村民是否犯了天條，才會惹禍上身？於是可菈發現很多當地人開始用動物的死屍來辟邪，有人會在樹上掛馬蹄，有些孩童還會在河邊舉行奇怪的儀式，甚至差點在學校傷害了教區牧師的女兒。

可菈是一位現代女性，想要追求更多生活的自主與思考的自由，因此她決意去調查什麼是艾賽克斯之蛇；教區牧師威廉則認為科學只能解釋一部分的現象，相信人們需要宗教提供的安全感，要不然就會開始幻想、發明惡魔的存在。可菈和威廉顯然是一體的兩面，表面上彷彿完全相反，事實上卻正是架構維多利亞社會的兩大支柱——知識 vs. 信仰。儘管可菈和威廉的意見趨向兩極，但最後兩人卻發現，他們的生活竟比原先預期的更加密不可分。

作者的文字充滿了寓言和隱射，小說的情節則包括有謀殺、傳說、怪物、愛情和獨立的女主人翁。在幾乎過多知性探究的 2016 年尾，以閱讀一本帶有哥德式浪漫色彩的小說做結，令人在心情上有奇妙的快感。